

从《外太空的莫扎特》看商业片的受众焦虑

▶6版·影视

结构、群像与观念出新——《庭外》系列剧的艺术特色分析

▶7版·文艺百家

国际饭店：上海装饰艺术风之巔

▶8版·建筑可阅读

向真实溯源，致敬平民英雄与时代楷模

——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

丁亚平

《大山的女儿》日前在央视一套和芒果TV收官。它是一部被年轻人追捧的主旋律——90后、00后们在网络上为它亮出9.1的超高评分，UP主们争相剪辑视频争当“自来水”。

——编者

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广西家乡的年轻公职人员，响应号召去了大山深处的百坭村担任扶贫干部，一年多后遭遇突发山洪不幸遇难。去世后的黄文秀，成为很多文艺创作现实主义关切的首要对象。同题作品不少，电视剧《大山的女儿》能受到关注、获得成功，与作品追求最具时代性的真实所做的探索与表达，与这部电视剧如其所是地再现新时代的一页重要历史有很大关系。

如其所是，要求剧作向真实溯源。像黄文秀一样的高学历毕业生，在迈出校园走向社会时，往往都是拼尽全力首选留在大城市发展，而黄文秀为什么不一样？百坭村的村民，对黄文秀的到来，为什么有着这样那样的反应，产生保留、质疑和矛盾？黄文秀和村民与落到贫困的垂直于底部边缘上的命运抗辩又形成怎样的压力与冲击？剧中一众人，有他们的“前理解”。大山深处的人家，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实在是太质朴、太贫穷了，发自内心的想脱贫，脱贫是他们的解药。

创作者深入他们生存的底部，客观地对其进行描述。黄文秀说，她“就是要回来的人”。她自己家就是贫困户，许多山乡是几个世代都未曾离开贫困的中心轴线。在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她响应号召走进了贫困大山，加入了大山深处贫困与脱贫致富的世代抗争，脱贫成了她内心所想，成为她自述的“心中的长征”。作品塑造黄文秀及其典范行为，从而把一种生动的、非对称的激进要素引入作品，寓示了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可能性。

合其情同其理地进行个体叙事

《大山的女儿》的故事和角色，有其巨大的严格性和严肃性，对加入脱贫战争中的人和事物进行了生动、合理的历

史主义的再现。

论题材，它可归为献身脱贫事业的宏大叙事。但在表达上，剧作不空洞，扎扎实实接着地气。因为创作者是想理解这群大山里的人，站在他们的立场，置身于他们的环境，合其情同其理地体验他们特殊的内在心境。对黄文秀，对包括农战士等真实打实的村民和扶贫攻坚放在心上的好干部，该剧都有效地进行了个体叙事，讲出了新意。剧中有这样一幕，黄文秀带着扶贫帮困工作队的人和六叔、兰双应等村民持续开展工作，他们与蒙昌龙都快吵翻了，不过都是为了脱贫。

不仅进入众人内心，《大山的女儿》还客观呈现了黄文秀到百坭村后遭遇的各种难题。起初，她确实是老百姓不认可的“镀金干部”，只是个“城里的女学生”。电视剧把主人公的不易一道道来，正因为，当她翻越了社会偏见、性别歧视等关隘，几乎凭一己之力改变了他人对“女书记”的偏见，实现由村干部和村民对她不理不睬到口服心服的转变后，她内心的善良、懂感恩、不服输的光彩更加熠熠生辉。

尤为可贵的是，在此过程中，她改变了大山里人们的心态，不管是普通村民抑或干部，在和贫困斗争中，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主动执著、坚韧不屈的黄文秀。黄文秀也由此深刻理解了脱贫致富对于大山的意义。感恩的她的性格坚韧，既然参加到扶贫的工作行列中来，她就想在斗争中有作为，能做一些实在的努力；一心想着百姓的她，到百坭村三个月，就让村里十多户“插上了脱贫红旗”，最终让88户贫困户顺利脱贫。

融入了非凡洞察力 的女性人物剧

这部作品塑造真实，再现现实和人，

《大山的女儿》努力去描绘一位不无抗辩心绪却又质朴而绚丽、让生命开花的新时代女性。图为《大山的女儿》剧照



但它并非全然拷贝，而是努力去描绘一位不无抗辩心绪却又质朴而绚丽、让生命开花的新时代女性。如雷献禾导演所说，“拍的不是一个扶贫任务剧，而是一个人物剧”。《大山的女儿》可谓别具一格：它在群像中托出一位“大女主”，可视融入非凡洞察力的人物剧。

剧中的黄文秀，颇有“现代性”。但这位接受了现代化洗礼的研究生，毕业后要从北京回家乡。回家、回家乡，是一种本能，她有用知识脱贫的强烈愿望。《大山的女儿》表现黄文秀，表现她的个别现象与抗辩心绪的特点，都服从于如此在经验上可被证明的普遍法则。

她外表开朗、自信、爱美，最后成了老百姓最亲的人，因为背后有她的心路

历程，有她真实的本质。黄文秀的选择和个体生命的意义、人性的价值，是被她特定的心灵所复制、所呈现的。所以黄文秀的“逆向”选择，她后来成为“好书记”，确实契合和反映了作为一名年轻党员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体现了一种深掘原初的心灵状态的个体叙事，有唤醒、诱人共鸣的价值。

作为女性领导和别人眼中的“黄书记”，黄文秀也是平常的人。她对爱情有美好憧憬，第一集，她和自己的追求者兼同学说，倘若能同回家乡，她就答应对方的追求。然而男同学不愿意，这或许是黄文秀永远的遗憾，是她的自相矛盾，也是她的一种潜在选择。电视剧把角色与她的女性特征联系起来，如此塑造出的黄



文秀，心中有梦、脸上有笑，所以她善用女性的同理心和女性视角，帮助了兰双应、小美莎等一批女性角色的成长。

以可感的影像进入英雄的生命体

《大山的女儿》重点展现富有想象力的人和事，以“可感”的影像和现实主义经典表述方式，致敬时代楷模，努力进入英雄的生命体，进入他们的心灵“之中”。

创作者将黄文秀在北师大的学习生活以及在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经历，简单地一笔带过，而重点着墨于“我们的百坭村”。黄文秀参加扶贫，担任村“第一书记”，视此为“难得的锻炼机会”。从初心到后续的成长线，她与旁的人、旁的扶贫工作队员确乎不一样。她对脱贫的理解和认知都是独特且不乏深刻的，具有明显的前瞻眼光。比如，她关注的不仅是脱贫，还有脱贫之后如何不返贫；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也要得以跃升。

作品着意去体现、描绘角色心理的一种实践性生存功能，是更深刻甚至更加

无可回避地嵌入到历史与人的意识结构中，是一种想聚焦表现作为大山女儿、作为普通人的立体形象，有着特殊意义。扶贫队员老李家有病，黄文秀特别给他灵活的“例外”。她由父亲的病想到要给全村人定期体检，甚至还构想在未来建一个远程医疗室。特别难得的是，她被派驻百坭村工作伊始，并不和昌龙等村民、钱经理这样的商人甚至像于镇长这样的领导争战，而是平视地沟通。她心无旁骛，全心全情投入，为驻任的山村寻找到改变与致富的路。她不仅承受了自己生命之重，也背负起群众的重托，她所代表的不止于她个人，更是无数个和平年代里的平民英雄与时代楷模。

《大山的女儿》着力讲述人和故事，更关心强烈情感的表达，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部好作品。当然，某些表演之于人物把握上，深刻度仍有待提升，个别段落也失之“端”，多了些“官气”，反倒是处处给文秀打气加油的农支书、秦部长的演员饰演得比较真实，有人的气味，打破了单调。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副部长、教授)

王心凌、叶蓓文、罗大佑等一批歌手“翻红”，四大名著改编影视剧在B站累积播放超过5.2亿次

娱乐圈“考古”风劲吹，那是对好作品的“刚需”！

黄启哲

当61岁的叶蓓文在《声声不息》的舞台顶着一头银发，身着红色礼服，再次唱响1988年的《祝福》；当39岁的王心凌扎着高马尾，一身百褶裙，在《乘风破浪3》再唱《爱你》，当罗大佑与孙燕姿同一晚通过不同平台在线直播演唱会“打擂”，“60后”与“90后”一起感慨：“我的青春回来了”。他们创造新作、新舞台热度的同时，更是连带旧作一同翻红。从音乐鉴赏到妆容细节，从音乐史梳理到流行文化现象分析，围绕这些昔日艺人作品的讨论不仅热，而且面向丰富、充满细节、思考深入，被戏称为“娱乐圈考古”。

而触发大众“考古”的，不只是综艺、演唱会对大众“情怀消费”的定向投喂，Z世代网友也乐于主动寻找散落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经典，一再翻看品味。在B站，86版《西游记》、87版《红楼梦》、94版《三国演义》和98版《水浒传》四大名著改编的经典电视剧累积播放超过5.2亿次。弹幕里诞生一批“考古派”，争论着《西游记》的取景地是云冈石窟还是敦煌？寻找零星穿帮镜头更成了年轻人热衷的“找茬游戏”。这一现象被调侃为“拿着显微镜追剧”。

关于“经典”，卡尔维诺曾这样定义：“经典是这样的书籍，它给予你已经阅读过或钟爱它们的人们以一种如获珍宝的体会；同时对于保留机会等到阅读的最佳时机来临的读者而言，经典所蕴含的丰富体会也丝毫不减。”作为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掀起“考古”热潮的作品或艺人，虽不尽然都是经典大师，但道理相通。在感慨90后、00后也开始怀旧之

余，与其感叹当下娱乐产品质量参差、内容贫瘠，或许更应当从这些被“考古”的对象身上，找到跨越时代、一再激荡大众内心的“共性”。创作者须意识到，“人人都是评论家”的年代，当下受众不是一味被动接受，表达简单的喜恶，而是要求作品产品在满足即时观看爽感、乐趣之余，更要留出反复品读、甚至拆解生发的思想空间、美学空间。

哪怕是女团偶像，也有跨越时代、不惧流行风向的实力与作品

如果不是《乘风破浪3》让王心凌、Twins重回舆论“C位”，大众对于“女团”“偶像”等词的美好记忆，恐怕已被近几年韩流影响下的选秀批量生产、粉丝打投文化所“覆盖”。重拾青春里的旋律之余，网友恍然发现，千禧年前后的女团偶像，并非“颜值在线、实力欠奉”的代名词，而个个拥有不输专业歌手的实力，拥有一批传唱度高的作品。

回看被冠以“甜心教主”名号出道的王心凌，虽然歌曲代表作是《爱你》《第一次爱的人》这样旋律简单轻快的所谓“口水歌”，但并不妨碍其本身有着不俗的唱功。在这一次《乘风破浪3》的“二公”表演中，她和有着“歌坛铁肺”之称的谭维维合唱摇滚曲《山海》，也能不落窠臼。要知道这首歌不仅需要演唱者有很强的爆发力，副歌更需要宽广的音域，她清亮透亮的嗓音，赋予这首作品独特的味道，让网友不由感慨“王心



▲在B站，四大名著改编的经典电视剧累积播放超过5.2亿次。图为87版《红楼梦》剧照

凌唱功被严重低估了”。

而这吸引了不少网友“考古”到王心凌出道前的特训视频。被送往海外培训三个月，她曾经历过每天八小时的高强度唱跳。没有高压下大哭的崩溃，有的是甜美外表下不服输的温柔坚持。在“不成功就要解约”的压力下，她的第二张专辑在华语地区风靡一时。盛名之下亦有非议。面对整型“毁容”、绯闻、演唱会10元甩卖无人问津等负面传言，她没有崩溃放弃事业，消耗既有知名度走上直播带货的“赚快钱”之路，而是坚守自己艺人本分，低调做人，持续推出新作品探索转型。当不少人“考古”到她2018年的专辑《CYN-

D ILOVES2SING 爱·心凌》，发现其依旧保持着唱片时代的不俗水准。“等梦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大眠》的旋律动人，细腻的情感描写写尽她本人的坎坷情路，也引发大众的广泛共情。在一场直播中，她逐字句教网友演唱这首歌的要领，在网友“她竟然真的想要教会我”的调侃之下，更多的是她对待音乐专业认真态度的敬佩——原来一首好歌的诞生，绝不只是词曲的成功，更凝结着演唱者的细腻把握。

偶像女团，原本或许是流行文化中倏忽即逝、生命力最短的一支，可透过王心凌这样的“考古”样本，人们发现其同样也可以诞生跨越时代、不惧流行风向

的美好作品。而藏在作品背后鲜活而充满魅力的人，更让这份记忆里的美好时隔多年重逢，无愧打上“值得”的标签。

“考古”所折射的，是大众对于优质作品更强烈的参与和表达意愿

相比于网友对于女团偶像的“考古”，几部经典四大名著改编剧能够引发持续的讨论热度，显得更为顺理成章。不过有所不同的是，正因过硬制作水准与超高的文学性艺术性，使得网友对其的“考古”更进一步——多角度深入评鉴与二度创作。

尽管网友对文艺创作的“考古”，与学术意义上的“考古”意义相去甚远，但某种程度上折射着大众对于文艺创作、娱乐产品本身有着很强烈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尤其是以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再也并非传统传播学意义上，被“魔弹”一击即倒的被动接受者。一方面以四大名著改编剧为代表的影视作品是他们“记忆深处的美好”，而更重要的是，全民创作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一方以自我为出发点，重新解读、拆解作品的空间。而这些声音被更开放的舆论场所放大，从而让有价值的赏析、有趣味的二度创作浮出水面，获得更大声量。

94版《三国演义》主创或许不会想到，一部严肃作品在网友的“考古”中出了“喜剧感”。“桃园三结义”中，为体现张飞粗鄙但真性情的一句“俺也一

样”，能够在20多年后成为引发Z世代网友的观剧高潮点，引发弹幕“俺也一样”刷屏。第69集“收姜维”结尾，当唐国强饰演的诸葛亮，直斥王朗的一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更被网友制作成为表情包广为流传。此外，剧集中的“三顾茅庐”“舌战群儒”更是被誉为“影视名场面”，成为网友二度创作的热门素材，生发出无数或有深度、或有趣味的内容。

这样的“解构”与其说是对于经典的反叛，不如说是Z世代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于经典的喜爱。这股“四大名著”热，也带动一批高校教师深入解读原著的“视频课”大火。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曾亮相央视《百家讲坛》，近20年后在B站与新一代“重逢”，“吴承恩给玉皇大帝造了一个类似现在5G网络的神魔妖联合体”，一样的知识理论体系，通过贴近时代的表述“迭代”，也为新一代“考古”提供了更坚实的专业支撑。

当然，在文娱消费逐渐垂直、分众化的年代，或许再也无法诞生触发一代人集体回忆的“全民级金曲”“经典”。可是，这并非非是当下创作者转而选择炮制粗制滥造快消品、一味以翻拍消费大众情怀的借口。但愿这股“考古”热，不止让我们重新发现记忆角落里的“宝藏”，也能改写娱乐圈的商业逻辑——在扎堆追逐“头部产品”“流行趋向”的同质化生产中，能否为这些好作品的“长尾效应”提供相应的价值考量标准，让更多创作者，有底气甘坐“冷板凳”，成为奉献精品佳作的“孤勇者”。